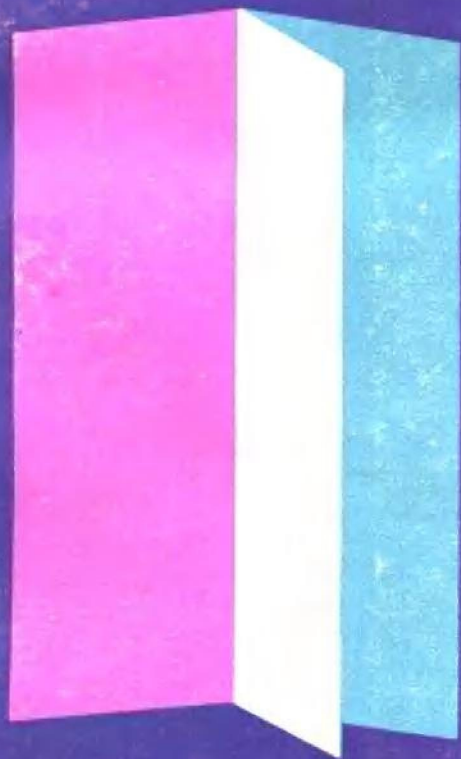


侧影

彭 柏 山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字 心
封面设计：钱君匋
插图：韩和平

侧 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发本787×1092毫米 印张 8.5 插页 3 字数 150 千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20,360 册

书号：10118·817 定价： 0.95 元

不要留恋以往的光和热，
为了美好的未来，愿而希望
想的人生，脚踏实地改造和更新
今天的生活。



作者和幼女小莲

1954年春天摄于上海

内 容 说 明

本书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时期的武装斗争。

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有《崖边》《忤逆》等篇；反映抗日战争的，有《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岔路》等篇；反映解放战争的，有《任务》《渡江的一夕》等篇。

作品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亦无耸人听闻的议论，只在平缓的叙述和朴素的描写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读来自然舒卷、亲切感人。

序

夏征农

去年冬，有一天，微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柏山同志的短篇小说集《侧影》，即将重印出版了，要我为这本小说集写篇《序》。我听了十分高兴。这不仅出于我同柏山同志的友谊和对柏山同志的遭遇的同情，而且由于这些作品是柏山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实录，是应该流传下来的。

柏山同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出身于贫农家庭，早年参加革命，到过湘鄂西苏区，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经过战争的锻炼，逐步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人员。他热爱生活，热爱党的事业，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对未来抱着无限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战争环境极其紧张的日子，或是在他蒙受冤屈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从没有动摇过。他爱好文艺，把文艺工作看成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份，看成他整

• 1 •

个战斗生活的一部份。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已是一个闻名的左翼作家。以后，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中，或是在被错误地剥夺了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的时候，他都没有放下他的笔，仍然埋头从事文艺研究和创作。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品质，也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品质。是值得我们、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的。

《侧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原名《三个时期的侧影》——即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小说，就是这一伟大的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真是文如其人。在这些作品中，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没有惊险离奇的情节，没有华丽的词藻和革命口号，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作者以平淡的笔墨，平凡的故事，朴素的语言，勾划出在革命战争怒涛中游泳着的有血有肉的各种人物，主要是普通农民和来自农民的士兵。这些普通农民，既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更承受着精神枷锁的重压。他们害怕地主，相信命运，怯懦自私，但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当革命风暴到来之前，他们逆来顺受，把对地主的仇恨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但当革命风暴到来之后，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他们那种求生的欲望，他们的仇恨，便象火山的熔岩一样从心底爆发了出来。经过反复严酷的事实教训，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例如：《皮背心》中的长发，《夜渡》中的连生，就是这种类型的农民。长发是地主王大爷的佃农。他害怕王大爷，虽然由于王大爷用扁担打过他，也只是恨在心里，从

没有想到要报复，但游击队一来，听到要打“搜索”时，却第一个跑进王家大屋拿东西去了。作者通过一件“皮背心”的故事，把长发的内心世界——怯懦、自私和固执，充分地揭露了出来，最后，等到“五个穿灰布衣”的到他家搜索，把他家抢得精光时，他才终于明白：“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在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的刹那，他朝着向天空画着起伏的曲线的濛濛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连生是地主润爷的雇农，他对地主百依百顺，真是挨骂不敢还口，挨打不敢还手。但是当他听到“风声不好”，“那边快要到来”，地主急于逃难的情况的时候，他也不象以前那样“安分”了。通过“夜渡”一幕，把连生的那种又怕又恨的复杂心情维妙维肖地写了出来，直到连生把润爷一家背过了河，而润爷却“过河拆桥”反而骂他打他时，连生的仇恨终于战胜了胆怯，他把润爷一家丢在河的那边，迳自跑过河去，沿着“月白的河岸”向村子里走去。在这些普通农民身上，不仅充满了时代气息；在这大革命风暴中，一切都在改变：被压迫者终将成为时代的主人，而所有的社会渣滓都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如果作者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没有对游击区的农民生活作深刻的观察，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同时如果作者没有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不是对这些普通农民抱着深厚的同情和希望，如果只看到他们的怯懦和自私，而看不到聚积在他们心底的象地壳内的熔岩一样炽烈的对旧社会的仇恨，那也是写不出这样作品来的。《任务》是一篇反映革命部队生活的小说。作者

同样以平淡的笔墨，描写一个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战士吴长贵，开始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企图逃跑；后来在这革命的大熔炉中被改造成为一个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真正的革命战士。这里面没有革命口号，没有长篇的革命大道理，只有战友的温暖，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没有打骂，赏罚分明。就这样使吴长贵逐步解除了怀疑和顾虑，积极投入了创模运动，充分显示出了党所领导的革命部队政治工作的威力。总之，再说一遍，柏山同志的小说，正如他本人一样，朴素，真实，从平淡的生活中深刻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描绘出不平淡的生活激流。不管从思想内容来看，还是从创作技巧来看，都是值得一读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目 次

序.....	夏征农 (1)
--------	---------

1934年

崖 边.....	(3)
皮背心.....	(22)
忤 逆.....	(40)
夜 渡.....	(62)
枪.....	(80)

1937至1942年

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	(87)
某看护的遭遇.....	(103)
苏州一炸弹.....	(116)
“一·二八”的两战士.....	(122)
“活的依旧在斗争”	(129)
岔 路.....	(136)

晚 会.....	(153)
两 代.....	(158)
怀念新华.....	(163)
忆郭猛同志.....	(167)

1949年

任 务.....	(173)
渡江的一夕.....	(249)
后 记.....	(253)

1934年

2222

崖 边

夜风呼呼的吹过八仙崖，树枝摇曳着。摇散轻的树叶，颠颠倒倒落下来，落在崖坡上走的水田畈的农民们的头上，颈项里，发出一种轻微的叹息，之后，又默默的往崖谷里落下去。他们听着这种落叶的声响，又想起家里房子烧了，往后怎么办呢。可是展开在他们眼前的，是洞一般的黑暗。只有冷静的溪水，在脚下潺潺的流着，象在提醒他们：不要掉下去了。

王全福被年轻的木仔押着在队伍的中间走。队伍是混乱的：走的走，爬的爬，有的撑着头靠在石崖上喘气。他的脚也渐渐滞重了。走一步，停一步，走得木仔躁起来，在他背上一推，意思是叫他“快点！”他的脚却故意地向崖下一溜，于是象冬瓜一样，随着块块的崖石，唏哩轰隆地滚落下去。

“案子跌下去了。”

队伍就象在蠕动着的一条黑蛇，骤然回转头，停下来。

目光一致的向着说话的方向投过去。说话的是木仔。他那小小的额角上爆出几粒冷汗，心儿急得发跳，痴呆地空望着黑暗的崖谷里。

芸生跑上来，手掌啞啞地发痒，就象妈妈在宴客的席上，发觉孩子打破饭碗一样，愤怒得就想拍他一个耳光。可是他的手挥过来，紧紧的抓住木仔的肩膊，拉向他自己跟前问道：

“谁跑啦？”

“王全福。”他说着，两眼朝着地下。

于是有的释下重担似的，伸直脚坐下来。有的回过头去。

“王全福，这小子，让他跌下去吧，跌死了也好，免得牵着碍手绊脚。”跟着一阵说话的声音，在静静的山谷里嗡嗡的嚷起来了。

芸生蹙着眉头在悬崖绝壁的深谷里探视一下，并无一点响动，好象没有人跌下去的一样。“那末，也就随他去吧。”在来路的那一方，黑魑魑的树丛，却发出唏唏沙沙的声音，象有人跟着踪迹追赶上来一样。恐怖袭击着每个人的心，一齐惊疑的静下来，于是他催促——“走！”

队伍又在黑暗里移动着沉重的步子了。木仔落在尾巴上。他的脚如同陷在深深的泥沼里，拔出右脚，似乎左脚又沉下去。因为包围着他的思想的，是活活的一个人，给他一推，跌下去，死了——虽然事实上，全福却神像似的坐在崖石上，并不如大家所料那样的不幸。

在他呢，自认为是自由了。

有孩子稚气的木仔记得，还是太阳落山的时候，他赶着一群牛在水沟里喝水，水草上的淡淡的阳光，正向水底里阴下去。背地里突然袭来一声：

“木仔！赶快把牛收了，到队上去！”

他回头看见芸生提着一面铜锣，锒锒地在山坡上敲起来。他于是在那独角的黄牯牛背上拍一掌：“好！回去。”它象是领悟他的意思，从水沟里仰起那笨长的颈子，“唔呀！”地叫一声，尾巴一甩，踏着懒散的步伐，走在前头。之后，一条一条跟上去。他也很快的跑回家，把脚一洗，晚饭没有吃，就到少先队来了。

队上的情形，已经有点不同：平日没有这么许多人，并且王全福向来不到的，今天到了，还著的是短装，在走廊下，那里又在装着土炮。木仔马上想到：今晚上定要向白军“进攻”了。

他对于“进攻，”是有很多的希望的。若是进攻镇上，至少要搬它一些布，天气快要冷下来，衣服也太破旧了。不过象王全福那样漂漂亮亮，他是不会想到的。实际上，他的希望，有两匹土布就够满足了。

这时在门口锒锒地响着铜锣的尾音，芸生进来了。他那宽阔的额角，和那猫似的眼睛，老是那么使人敬畏。可是他有和气的嘴，很逗人爱。所以木仔有什么事就去问他。

“芸生叔！叫我来有什么事？”

“今晚上去老鸦岭放哨。”

“一个人？”

“不，跟王全福。”

“唔，跟王全福。”木仔的嘴巴瘪起来，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瞥视全福的襟上的一排白白的洋钮扣，于是吱唔地诅语着。不是他年纪小，怕挨近全福；也不是全福穿得阔，他吃醋；更不是他们两者之间有仇。总之，他不想跟他在一道，然而他又说不出理由来。

芸生就没有注意这点。他只知道木仔老实而又听话。可是木仔想要说明不跟全福在一道，他已到王全福那里去了。

“队长忙啦！”全福涨着笑盈盈的脸。

芸生拍拍他的肩膀，微笑地说：

“今晚上，请去老鸦岭放放哨好吧？”

“放哨——又是这一套来了？”全福仰起头，望望天，象在打量天晴还是落雨，又象在想着什么，一时想不起来——

“啊！今晚上没有工夫，对不住，还有件衣服，赶着要缝起来。”

“找不着旁的人，实在找不着……就把衣服丢一丢手好了。”

“的确不行，你瞧我的脚，还在脱皮。……”

“也许走动走动，要好得快！”

“如果定要我去，出了岔子，我不管。”

“不会，不会！”芸生微笑的走了。

他于是懊恼起来；不准克扣徒弟的工钱，是他们说出来

治他的；放起哨来，又要寻这些人，为什么不叫徒弟去？真把他全福不当人看待。气是气人，可是他也没办法。于是两手叉在胸上，昂起身子走近来。

“木仔！队长叫我带你去放哨！”他忿忿地说。

木仔靠着天井边的屋柱站着。一声不响地，望着走廊来来去去的人扰攘着。心想不去“进攻，”还要去放哨，放哨还要跟他——木仔也有点气了。

“不要装聋卖哑，回头来叫我！”

木仔脸向侧边一歪，把手上的腰带，往肩上一搭，低下头，向着走廊下，悄悄的去了。

在那里：土炮正装好了。这炮，是松树挖的。重量不知道，样子倒有点象具白棺材，可是里面装的不是死尸。在两旁，象看猴戏一样，许许多多的人围着。炮口的左边，立着八个人，右边也是八个，雄赳赳的，很象一班扛灵柩的车夫。他们第一次想把它抬起来，可是比死尸还要重。“嗯！嗯！嗯！”喊了几声，又放下来。然后彼此摇摇头，表示吃不消的样子。于是再加两个人上去，这才唷啊唷啊的抬了起来。

站在两旁的人，每个人的嘴上，流露着快乐而又兴奋的表情。木仔也兴奋起来。“要是这一炮冲出去，一定有趣哩！”他于是希望去守炮台，而且做炮手。可是他一想到要去老鸦岭，便又吱唔地诅语了。

天已经黑下来，快要准备出发了。